

青铜器族徽文字的图形艺术特征

董艳艳

(郑州大学, 郑州 450001)

摘要: **目的** 探讨青铜器族徽文字的图形艺术特征, 为现代艺术设计提供素材。**方法** 基于族徽文字的性质, 从构形和意蕴等方面详细阐述族徽文字的图形艺术特征。**结论** 青铜器族徽文字不同于一般铭文, 它们构形独特, 内涵丰富, 图画意味浓郁, 装饰性强, 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 不仅是一种能够表意的视觉符号, 也是一种表现力强大的设计元素。

关键词: 族徽文字; 图形艺术特征; 现代设计

中图分类号: J5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7)24-0291-05

The Graphic Art Characteristics of Armorial Inscriptions on Bronze

DONG Yan-ya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graphic arts characteristics of armorial inscriptions and provide the material for the modern art design. Based on the nature of armorial inscriptions, it expounds the graphic art characteristics of armorial inscrip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structure form and meaning. Armorial inscription is different from general inscriptions. Their configuration is unique. They have a unique artistic style and aesthetic taste. They are not only an expressive visual symbol, but also a powerful performance of design elements.

KEY WORDS: armorial inscriptions; graphic art characteristics; modern design

族徽文字是指铸刻于青铜器上, 用来表明族氏名号的文字^[1]。这类文字不同于一般的铜器铭文, 它们独立性较强, 常常单独出现。当与其他铭文连缀时, 或附于铭末, 或冠于铭首, 或缀于铭中。张懋镕^[2]认为, “族徽文字是一种表现形式不同于一般商周古文字的特殊古文字”, 它们构形独特, 图画意味浓郁, 装饰性强, 不仅是一种能够表意的视觉符号, 也是一种表现力强大的设计元素。族徽文字数量庞大, 在商周有铭铜器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尤以商和西周早期的铭文居多。

族徽文字形式多样, 有单一族徽, 有复合族徽, 还有介于图画与文字之间的准族徽文字等。它们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文字风格, 为青铜器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并与其他装饰图案一起创造了精美绝伦的青铜文化。族徽文字对于青铜器来说, 决不仅仅是作器者名号的标志, 也是富有创造力的巧妙设计。汉字是现代设计中的重要元素, 这一元素的使用, 能使中华文

化的精髓蕴含于时尚的表现方式中, 既起到美化的作用, 又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播。汉字从古到今, 经历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隶书、楷书等不同的阶段, 不同时期的汉字都有具体而独特的形体之美, 都饱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将文字与图形特征结合在一起的青铜器族徽文字更是兼具文字与图形之美, 构形特殊, 组合方式多样, 是不可多得的设计元素。现代图形符号的分类一般有3种^[3]: (1) 图形型, 包括写实与抽象的表达方式, 或用线描或用图案归纳变形的办法; (2) 文字型, 有以单字或词构成, 注重字体的造型; (3) 文、图结合型。商、周族徽使用了第三种构成方式。在视觉传达的领域里, 这些符号与文字就是古代设计的经典之作。吸取族徽文字的艺术特征和设计风格, 将之应用于标志、包装、家具等现代设计中^[4], 会使现代、时尚的艺术作品融入灵动、古朴的民族特色, 富有内涵。

收稿日期: 2017-09-23

作者简介: 董艳艳(1977—), 女, 河南人, 博士, 郑州大学讲师, 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教学与研究。

1 族徽文字的构形艺术

1.1 具象的图画表现

族徽文字在书体风格上具有普通铭文的共同特点,圆笔肥笔较多,饱满流畅。但族徽文字整体构形比甲骨文和普通铭文更为形象。与同一时期同类文字的常规写法不同,这些族徽文字更类似于图画或图案(见图1),其中A组族徽文字为动物或器物形象,如1104牛鼎(《殷周金文集成》^[5])刻画了宽阔的牛脸,以正面的牛头代替牛的整体;1120鸟形铭鼎,则描绘了一只长喙翘尾、外形奇丽的鸟的形象;1110鹿方鼎中,静立可爱的鹿的形象栩栩如生。B组族徽文字为几何形图案,无论简约或繁复,都体现了图案的线描性特征。C组族徽文字为合体构形,与A组直观描摹事物的形象不同,这类文字往往通过不同的符号组合来会意,即表达某些具体事件或场景,更具有图画的意蕴美。5542子渔尊刻画了4条小鱼在河水中游来游去的可爱模样,鱼的眼睛、嘴巴、鳞片等都体现地细致入微。

古朴的青铜器配上这样充满神韵的标志,实用中蕴含着厚重、典雅之美。族徽文字虽然不能如图画一般真实,却能以简单的线条创造出表意准确,神形逼真的艺术效果,既具备传递信息的功能,又具有图形魅力,增强了视觉效应,这与文字设计中“图形化”设计方法的功能相同^[6]。古汉字原本就与图画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这种图画性的文字表达极具感染力,使人印象深刻,易于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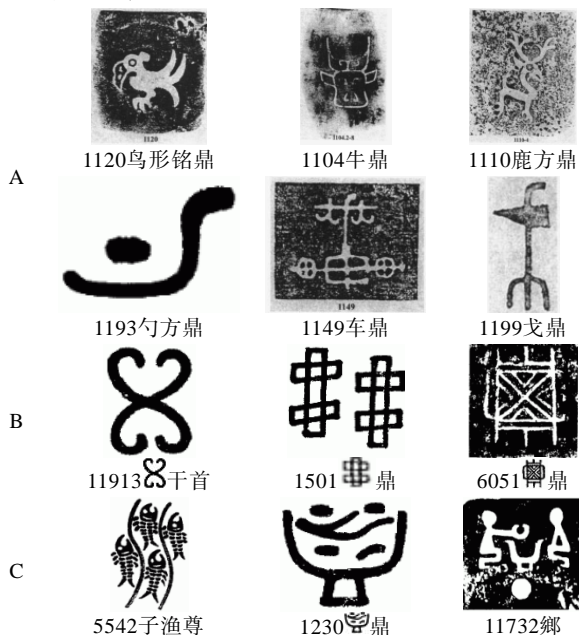


图1 族徽文字的具象式构形

Fig.1 Representational configurations of armorial inscriptions

1.2 灵动的组合方式

族徽文字除了极具象形的表现力之外,其灵活生

动的组合方式也令人叹为观止。按照族徽的构成情况,青铜器上的族徽文字通常可以分为单一族徽和复合族徽两类。单一族徽是由一个氏名构成的族徽,主要是指那些作为族名使用的铭文字。复合族徽相对于单一族徽而言,又称复合氏名,通常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名组合而成的族徽,例如矢宁、犬鱼、单光、京犬犬鱼等^[7]。这两类族徽在组合方式上有相似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1.2.1 平衡对称

中国人具有允执其中、保持平衡的思维特点。这种思想在族徽文字的排列中表现为组合结构的平衡对称。单一族徽为了表现出对称的美感,往往将字符反转,组合成左右对称的图形,见图2,相同的两个字符左右相对。有时不是族徽文字本身的反转对称,而是将构成这个族徽文字的部分符号对称排列,如“鼓”字的常用字形是一只手拿鼓槌敲鼓的形象,这个族徽文字为了视觉上的平衡之美,增加了“手拿鼓槌”的形体,在鼓的左右两侧构成了对称的图案,使整幅图案更加生动和谐。复合族徽中也有许多对称的排列,见C组。不同于单一族徽的是,复合族徽中的对称结构往往是以一个字符作为对称轴,两侧的字符左右对称,如5074甄公父丁卣,两个“甄”字在“公”字左右对称排列,3个字的组合采用合文的形式,“公”字字体较小,完全利用两个人形之间的空隙,构图紧凑美观,视觉冲击力较强。3字或3字以上的复合族徽,其对称形式往往更注重空间上的和谐。通常将一个字符反转对称于另外两个字符的两侧,作为对称轴的这两个字符,往往结合紧密,见D组5156西单中父丁卣,“西”字缩小置于“单”字上部开口的空间之内,共同组成对称轴,将两个对称的“中”字紧紧聚拢在一起,简洁明了,意义丰富。

这种平衡对称性,有时也会体现在文字之外的装饰图案上见图3,如10633夔戈和10649夔戈,文字居中,装饰性纹饰在文字的两侧左右对称。无论是单一族徽还是复合族徽都有这样的情况,在族徽的两侧分布同样的装饰图案。这种布局,使简约的图案变得华丽繁复,奇趣万千,丰富了族徽文字的图画性特征,更突出了其装饰的功能。

1.2.2 字图融合

族徽文字是族氏名号的代表,又是极富特色的一种文字装饰。这种装饰功能不仅体现在文字本身,更体现在为美化图形而增加的图案装饰上。无论单一族徽还是复合族徽,都有增加纹饰的情况,增加的图案有夔纹、三角纹、火纹、刀纹、鳞纹、蛇纹等^[8]。这些纹饰或对称分布于族徽的两侧,或作为族徽的背景,或镶嵌于族徽文字中央(见图3)。如9316中盃,以纹饰作为“中”字的背景;11755郟钺,则将纹饰置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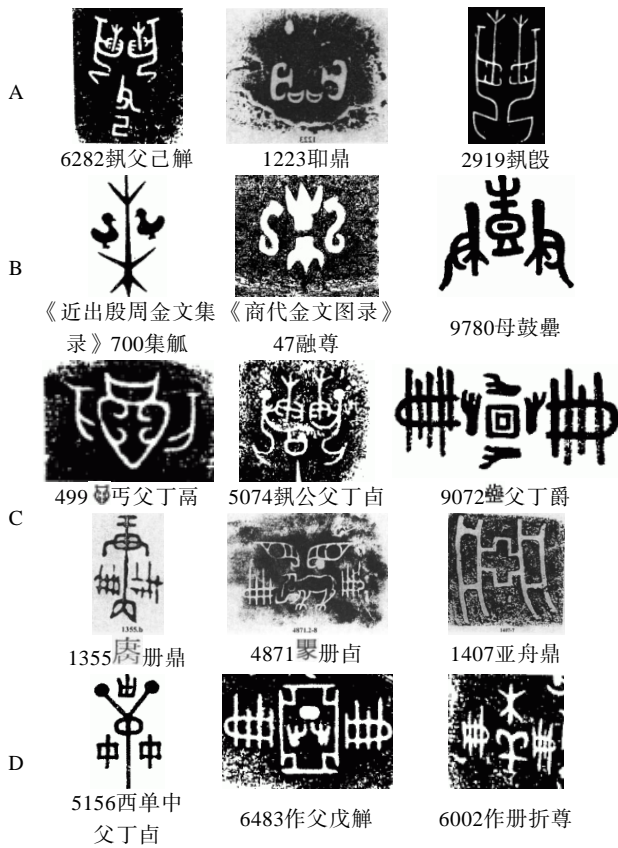


图 2 族徽文字的平衡对称式构形

Fig.2 Balance and symmetry configurations of armorial inscriptions

文字的中央，“冫”字以及对称的“耒”字围绕着中心的火纹，有三维立体的动感。在复合族徽中，有时甚至直接以其中一个文字作为另外一个文字的装饰背景，如 4841.2 癸豕卣，“癸”字镶嵌于肥头大耳的“豕”字身体上，互为装饰，十分有趣。这些装饰性设计，使族徽文字与纹饰自然地融为一体，字中有画，画中有字，字与画得到了完美的融合。



图 3 族徽文字的字图融合式构形

Fig.3 Word and pattern fusion configurations of armorial inscriptions

1.2.3 空间紧凑

族徽文字除了讲究对称和纹饰外，还十分注重空间结构的设计。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复合族徽或族徽与其他铭文的组合中，常见的形式有 3 种（见图 4）：（1）合文式组合，文字排列紧凑，充分利用文字之间的空隙，使众多文字如同一个整体，见 A 组；（2）半框式组合，在族徽文字的外侧附加半框式装饰^[9]，使族徽文字（有时也包括其他铭文）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之间，既有装饰作用，也有空间隔离的效果，见 B 组；（3）全框式组合，将族徽文字（有时也包括其他铭文）部分或全部置于全包围式的边框之内。充当这种边框的往往是复合族徽中的一个文字符号，如“亚”、“弓”等字，这些字形体结构具有中空的特点，于是其他文字就填充于这个符号之内，整体上既有边框的效果，又使文字得到了紧密的组合。在有边框的组合方式中，有时铭文内容全部处于边框之内（见图 5），如 3713 亚若癸殷，“亚”字形边框之内有“若癸受丁旅乙止自”等 8 个字；有时还将“亚”字重复嵌套，如 5206 亚矢望父乙卣，“矢望文父乙”5 个字居中，外套双层“亚”字形边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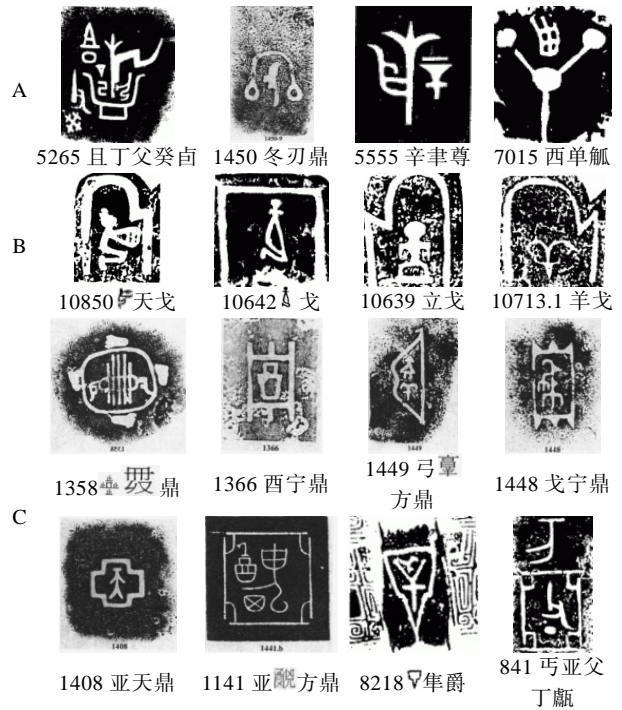


图 4 族徽文字的空间结构

Fig.4 Spatial structures of armorial inscriptions



图 5 带“亚”字边框的族徽

Fig.5 Armorial inscriptions with "ya" frame

这种边框的装饰有点类似于印章,其主要功能还在于使族徽标志醒目而美观。文字符号充当的“边框”,从内容上来说,是族徽的组成部分,从形式上来说,却是一种巧妙的设计。这种设计,在格局上打破了常规的惯例,使族徽文字被限定于有限的空间之内,视觉上给人新奇、愉悦的感受,空间内部的留白又凸显出族徽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遐想无穷。

2 族徽文字的意蕴表现

2.1 家族荣耀的寄托

族徽文字是作器者族氏名号的标记。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它们具有区别性特征,注明了所有权,区分了不同的家族。但从更深层次的含义来说,作为血缘象征的家族标记,又表达了“慎终追远”的精神特质,体现着庄严肃穆的家族情感。殷商时期的铭文,内容简短,有时只有家族标记。西周中后期,铭文内容越来越丰富,歌功颂德,“子孙永宝用”成为主要的内容,国名姓氏等多以文字表示,族徽文字式微。

张振林^[10]认为,“族氏符号除了家族专有标志外,有时又附加家族世袭职司标志”(见图6),其中6002作册折尊,两旁的“册”字是因为微氏家族世代为史官,附加上它,标明家族受周天子恩宠,可为族氏增添荣耀,附加符号用得久长,近似成为族氏符号的构成部分。商周族徽文字中这样情况较为多见,如7179亚卣觚。册、亚都属于官职,却又成为族徽文字的一个固定组成部分,为同一家族世世代代所沿用。这体现了人们潜意识中对家族荣耀的认同和尊崇。族徽文字的使用,赋予了青铜器以生命的美感,成为不可磨灭的家族印记。



6002 作册折尊

7179 亚卣觚

图6 附加官职的族徽

Fig.6 Armorial inscriptions with office

2.2 民族文化的缩影

族徽文字形象生动,象征性强。尽管有些族徽文字并不能具体释读为某个成熟的文字,也无法考定它所描摹或象征的具体事物,但这些符号的创造符合依类象形、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文化心理,蕴藏着丰富的社会生活文化的内容。作为家族标记,族徽文字取象于本族人生活中的常见事物,或家族职业、家族所居环境等。符号可能是表现单一的物象,也可能通

过多种物象的组合来表现具体的事项。

朱岐祥^[11]依据族徽符号的图形和内容,将单一族徽分为动物、地文、武器、建筑、生活用具、人体、人的动作等类别(见图7)。表示人体的族徽文字如“𠂔”、“𠂕”、“𠂖”、“𠂗”、“𠂘”^[12],似乎与本族人的体格特点或生活习惯有关。表示人的动作的族徽文字如“𠂙”、“𠂚”、“𠂛”、“𠂜”、“𠂝”、“𠂞”^[12],应当与其所代表的家族职业特征或从事的某种活动有关。

如族徽文字“𠂞”,又写作“𠂟”、“𠂠”等形体,像一个人挑着贝的形象。贝在商代用作货币,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将贝用作赏赐物品的用例。人挑贝的形象是对人们从事贸易活动的反映。复合族徽多由两个以上的家族记号组合而成,组合方式与位置排列并不固定,但其象征意义与单一族徽相似。

族徽文字在殷商末期和西周早期的兴盛,反映了这一时期家族观念的深厚,各族之间往来频繁。人们以彰显家族特色的族徽符号表达了对先祖的怀念和崇敬,也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



图7 与人体有关的族徽文字

Fig.7 Armorial inscriptions related to the people

综上所述,族徽文字作为古文字中的一类特殊文字,既具有区别性功效,又兼具形美和意美的双重特征。这些特点与现代设计的理念不谋而合。因此,不能仅仅将族徽文字看作是遥远的民族记忆,也不应将辉煌壮阔的青铜文化束之高阁,顶礼膜拜。族徽文字是一种极具表现力的设计元素,它所独具的图形艺术特征,可以为现代设计提供有益的借鉴。可以说,族徽文字、族徽文字字图融合的形式以及合文式的空间结构等元素在现代设计中已有体现(见图8),A组采用了字图融合的形式,图形化的表现手法赋予了图

案丰富的内涵。B组是姓氏雕塑的平面设计图和立体图^[13],设计中融合了古文字元素与族徽文字的表现形式,如林姓,图形的上半部分是“林”字,而下半部分则是增加的装饰性图案;再如姜姓,上半部分的“羊”字是族徽文字中的“羊”的形态,下半部分是古文字“女”字的变形,整体构形使姓氏用字显现出悠远灵动的美感。



图8 现代设计图例
Fig.8 Modern design legend

设计师应当更好地将族徽文字元素运用到现代设计中去,使现代设计焕发古朴的光彩,散发隐秘的民族韵味。现代设计借鉴族徽文字,不应当只是对其组织结构与书写风格的模仿,而是要将这种装饰的方法和艺术融入设计,赋予它较为深刻的文化内涵,运用现代设计的基本原理让传统图形注入新鲜血液。族徽文字本身所具有的图形化特点、图章式的空间布局以及其美化装饰性手法,都能带给人们丰富的联想和启示。内涵是设计成败的关键,现代设计除了要注重形的创造外,也需要更加讲究意蕴生动。族徽文字灵动唯美的构形特征,丰富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恰恰符合现代设计的形神要求,为创作出更多时代与传统相结合的作品提供了可能,也为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提供了路径。

参考文献:

- [1] 张懋镛. 周人不用族徽说[J]. 考古, 1995(9): 835.
ZHANG Mao-rong. Discussion on the Zhou People Do not Have the Armorial Inscriptions[J]. Archaeology, 1995(9): 835.
- [2] 张懋镛. 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独特的表现形式[J]. 文物, 2000(2): 46.
ZHANG Mao-rong. Cultural Relics Clan Emblems on the Shang Zhou Bronzes as Peculiar Characters[J]. Cultural Relics, 2000(2): 46.
- [3] 李亚军. 青铜纹饰的探究与其对现代符号设计的启示——殷商族徽图腾[J]. 信息教研周刊, 2011(6): 68—69.
LI Ya-jun. Inspiration of Bronze Decoration to Modern Symbol Design Armorial Inscriptions[J]. Informa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2011(6): 68—69.
- [4] 杨元. 浅谈青铜器铭文的装饰功能[J]. 四川文物, 2011(2): 79—81.
YANG Yuan. Decorative Function of Bronze Inscriptions[J]. Sichuan Cultural Relics, 2011(2): 79—81.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7.
Research Institute of Archeology. Collection of Inscriptions on Bronzes in Yin & Zhou[M]. Beijing: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7.
- [6] 杜娜. 纳西象形文字在包装设计中的运用[J]. 包装工程, 2006, 37(4): 163.
DU Na. Application of the Naxi Pictographs in Packaging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06, 37(4): 163.
- [7] 雒有仓. 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综合研究[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7.
LUO You-cang. The Com Prehensile Bronstein Study of the Armorial Inscribe Piton Shang and Zhou dynasty [D]. Xi'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2007.
- [8] 苗丽娟. 试论商代金文的装饰图案特征[J]. 华夏考古, 2012(1): 12—15.
MIAO Li-juan.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Decorative Designs in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Shang Period[J]. Huaxia Archaeology, 2012(1): 12—15.
- [9] 雒有仓. 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不同于一般铭文的特点[J]. 考古与文物, 2012(2): 29.
LUO You-cang.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an Emblems Distinct from Common Inscriptions on Shang Zhou Bronzes[J].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2012(2): 29.
- [10] 张振林. 对族氏符号和短铭理解[J]. 中山大学学报, 1996(3): 66.
ZHANG Zhen-lin. Understanding of Clan Symbols and Short Inscription[J].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1996(3): 66.
- [11] 朱岐祥. 图形与文字——殷金文研究[M]. 台湾: 里仁书局, 2004.
ZHU Qi-xiang. Graphics and Words: Study of Bronze Inscriptions of the Yin Dynasty[M]. Taiwan: Liren Book Company, 2004.
- [12] 王心怡. 商周图形文字编[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WANG Xin-yi. Pictograms of the Shangand Zhou-Dynasties[M].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2007.
- [13] “文化寻根”中华姓氏雕塑展[J]. 海峡影艺, 2015(4): 62—69. (余不详)
“Cultural SeekingRoots” Chinese Sculpture Exhibition[J]. Strait Film Art, 2015(4): 62—69. (余不详)